

烽火鴛鴦

彭雪楓生死戀

●王祿

從小受到良好家教

彭雪楓是中共的一代名將，要不是在一次北戰鬥中被流彈擊中致死，如果活到中共一九四九年建國，他至少是位大將。今天中共軍委副主席張震原是當年彭雪楓的參謀長。

彭雪楓於一九〇七年九月九日出生在河南南陽鎮平縣七里莊一個叫「六德堂」的耕讀世家裡，彭家祖輩既飽讀詩書又勤於耕作。彭雪楓從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中華文化的薰陶。

他從上小學開始，就顯出天資聰明又勤奮努力上進。由於家境貧寒，更加艱苦學習，「五四」運動期間，他受到李大劍介紹十月革命，傳播馬列主義，更受到少年中國學會活動的影響，內心充滿愛國豪情，力圖探索出一條救國救民的道路。

戀死生楓雪彭

一九二二年初秋的一天，不滿十五歲的彭雪楓，拿著母親給他的十五塊大洋，到天津投奔他的伯父彭延慶。先是到南開中學旁聽，可惜過了不久，伯父的經濟情況不濟，又使他中途失掉了旁聽的機會。後來得到任職馮玉祥所部的書記官

他的族叔彭禹廷的照顧，進入馮玉祥在北京辦的軍官子弟學校。一九二二年底，彭雪楓考入馮玉祥辦的「育德中學」，這是一所官佐子弟學校。

「五卅」反帝愛國運動，震動了北京，育德中學成立學生會，一致推選彭雪楓為學生會會長。他帶領同學參加了學生運動。就在這次運動中，他參加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轉戰南北無暇談愛

一九二六年九月，年僅十九歲的彭雪楓，加入共產黨。並轉學到教會辦的北京匯文中學。他以匯文中學為掩護，做了大量學生運動工作。匯文中學學生的革命宣傳活動，引起當局的注意，彭雪楓等人受到嚴密的監視。他不得不轉入「今是中學」。而「今是中學」是馮玉祥所創辦的，專門收容一些因參加學生運動而被學校開除的大中學校的學生。彭雪楓擔任該校學生自治會會長。以後又擔任校內中共黨支部書記。

一九二七年三月，中共北方區委組織領導北京「南郊暴動」，彭雪楓被指派參加。暴動計劃被當局偵破後，北京黨的地下組織遭到嚴重破壞

，李大劍也在不久被捕入獄。彭雪楓在北京已無處安身，不得不逃往天津。

在中共活動受到抑制時期，他來往於北京和天津的道路上，以寫稿為生，他的戰友張震說，從那以後，彭雪楓確曾對文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一九二八年他在天津《國聞周報》發表他的作品《塞上瑣記》。主要反映了彭雪楓當時憂國憂民的愛國主義思想。

一九二九年他考取了北平民國大學文學系，本來他可以借此機會走上文學創作的道路，但終因經濟無著，被拒於民大校門之外，以致後來多年，他都以自己未曾受過系統教育而引以為「一生的憾事」。

一九三〇年五月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會議和紅軍代表會議在上海召開秘密會議，會議決定「擴大工農武器」和「普遍建立蘇維埃政權」。中央軍委根據會議精神，派遣彭雪楓前往鄂東南紅五軍五縱隊工作。紅五軍是彭德懷在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在平江起義後，創建的一支工農紅軍隊伍。從此以後彭雪楓在彭德懷的領導下，一直在紅軍裡工作，由於彭雪楓聰明能幹，屢建奇

功，得到彭德懷的賞識，很快升任紅軍的師政委。從此以後，彭雪楓不知疲倦的轉戰南北，把全部精力投入鞏固根據地的工作。十年來對個人的終身大事很少考慮。

深深懷念初戀情人

任何人都需要愛情，彭雪楓也不例外。他曾經愛過一個名叫李桂敏的姑娘，他們相愛不久，彭雪楓便參加了黨的兵運工作，以後又參加了紅軍，南征北戰，顛沛流離，經歷十載，音信斷絕。

一九三七年初，彭雪楓奉命來到太原工作，曾用化名「望敏」發表文章，足見他深深懷念著李桂敏。同年六月五日彭雪楓趁赴天津之便，到李家探望，得知李桂敏因他患了相思病，不幸早亡。他聽後傷心已極，回到太原。此後他再也不想談婚嫁事了。但黨組織很關心他的私人生活，可是他總以「匈奴未滅，何以爲家」爲由，婉言謝絕了。

一九四〇年五月，豫皖蘇抗日根據地初具規模，形勢好轉，黨有意再次爲他解決婚姻大事，他卻給鄧穎超寫了一封信，表明他當時的心情。他寫道：「特向大姐鄭重聲明，我個人的問題並未解決，也不打算解決，海闊天空，獨來獨往，豈不愜意？已經老了，已經老了！」

一九四〇年五月，彭雪楓還不滿三十三周歲，所謂已經老了，實際是暗示他暫時不想結婚。以後，豫皖蘇炮火連天，形勢日趨緊張。一九四

一年五月，他奉命東進，經過具有重大意義的仁和集會議，四師在淮北又安定下來，黨組織又重新關心起他的終身大事，淮北區黨委書記劉子久和行署主任劉瑞龍，親自出馬，甘當月下老人。他們深知彭雪楓在愛情上的選擇，經過合計，終於爲他找到了一位合適的人選，她就是已到達根據地兩年之久的熱血女青年林穎。

愛情終於找上門來

林穎當年二十一歲，相貌活潑美麗，面孔白裡透紅，配上一雙迷人的大眼睛。兩年前，她爲了抗日，來到豫皖蘇根據地時，便受到司令員彭雪楓的設宴接風。席間，彭雪楓興致勃勃，挨個同他們握手，並詢問每個人的姓名。林穎面對這位久聞大名的彭司令員，簡直被他那年輕而英俊的儀表驚呆了。一下子她的心就傾向他了，以後，她特別愛聽彭雪楓的講話，她覺得他的講話不僅動聽，而且是一種美的享受，她又特別愛看他的文章，覺得他的文章不僅明快、生動有力，還寫有真摯的情感。

一九四一年九月初的一天，當劉瑞龍把彭雪楓真的介紹給她時，好像她內心的秘密一下子被揭開似的，立刻兩頰緋紅，激動不已，絲毫沒有掩飾內心的興奮。可是，她在驚喜之餘，冷靜下來，又略顯得遲疑了。她想，她投奔革命根據地來，是爲了抗日，如果嫁給彭師長，成了他的妻室，生兒育女，失去了自己的個性，豈不等於放棄了革命工作嗎？於是，她便對劉瑞龍主任說：我還不太了解彭師長，等我們相處一段時間，彼此

有了更進一步了解再說。

林穎這種性格是劉瑞龍所熟悉的。他沒有怪罪她。他把林穎的話，如實地轉告了彭雪楓。出人意料之外的是，彭雪楓對此非但没有反感，反而對林穎的自尊自愛，更加尊重她。於是他給林穎寫了第一封信，這是他們之間的第一封情書。彭雪楓在這封情書裡這樣寫道：

「事情或者過於突然，但敵後兩年我們是相互了解的，所以又不見得如何突然。由於子久、瑞龍兩同志的美意，使我們得有通信的機會。

「我想，你對我也許比我對你了解得更多一些，因爲那是黨的生活使然，然也許雙方了解得一樣，那也是黨的生活使然。

「既然是『終身大事』，必然要格外慎重，正因爲如此，我已經慎重了十年。……

「我是一個十分平凡的共產黨員，有許多缺點，很需要一位超過同志關係的同志，更多的了解我，才能更多的幫助我，也才能更多的相互幫助。

「有時間，我們需要長談，但爲了先使我了解得更多一些，盼望你能抽暇寫信給我。」①

註①：《彭雪楓家書》第一頁

林穎沒有辜負彭雪楓的一片熱情。第二天，即九月五日，她便及時地給他回了信。當彭雪楓收到她這封信時，已是當日深夜。那時，彭雪楓正在開會。一看是林穎的信，他不便當場拆開，等到次日凌晨二時半會議結束，彭雪楓獨自回到自己的住所，才一口氣讀完了林穎的信。雖然他已工作了一天，又開了半夜會，彭雪楓仍無倦意

，立即給林穎回了一封長信，暢敘了自己讀信後的激動心情。他說：「我的勝利信心是堅定的，是不可拔的！是任何煽動都動搖不了的！至於結婚的日子，一概聽從你的決定，正如你所說的，我們不能像一些人那樣單純的爲了『性的問題』，我知道你不是那樣的女子，我也知道我不是那樣的男子，否則，已經不是今日的你我了。有許多人追求過我，你不知道，也有許多人追求過你，我知道，我多少的知道。我想，我倆是爲了黨的事業，爲了革命的偉大的愛！相互幫助，相互鼓勵，相互安慰，使我們的事業更前進些更收穫大些，這應當是我們的神聖的目標，有了你，我足以自豪了！」①

註①：《彭雪楓家書》第二頁

彭雪楓的坦白、熾熱的愛，撥動了林穎愛的心弦。她給彭雪楓的回信，雖然遠不及他的信長，但字字句句卻傾注著少女的真摯的愛，愛河的閘門一經打開，便如萬頃波濤，洶湧澎湃，一發難以收拾。

當彭雪楓寫第三封情書時，他們已到了無話不談的地步，並且在信的開頭，已改變了稱呼，由林穎同志而改成昵稱「楠」了。接下來，他便直接道出了自己的心聲：「決心是果斷的具體表現，我倆應爲我們的前途慶幸！方式雖由於『介紹』，然而『愛』乃是由同志關係，政治條件，工作利益，雙方前途，特別是性格與品質、相互印象諸複雜因素而自然促成的，而逐漸濃厚起來的。尤其是在擊破困難，排除波折之過程中而更會濃厚起來的！倘若『輕易』而成，當不會事後

回味之深長吧！……當然，一種小資產階級的戀愛觀，是另一種——花前月下，卿卿我我，這究竟是小資產階級的呀，無產階級先鋒隊則不然，這首先建立在政治上、工作上、性情上和品格上，自然同樣也有花前月下，然而已經不是卿卿我我了，而是花前談心，月下互勉，爲了工作，爲了事業，爲了雙方的前途！」①

註①：《彭雪楓家書》第三頁

這哪裡像情書呢！與其說是情書，還不如說是政治說教。當時共產黨是與這一套的，如果不講這些，男的找不到女的，女的找不到男的，就別想結婚。

彭雪楓又繼續寫道：「雙方對對方的希望上，千萬不要『過奢』，尤其是在今天，在初戀，在戀愛定局之初期。俗語說：情人眼裡出西施。一般人對他的愛人，是不容易看到缺點的，所以在起初，感情無限好，但日久天長，弱點逐漸暴露，情感就會淡了。因爲這裡頭沒有辯証地觀察問題，更沒有辯証地認識問題，當然也不會有正確的方法去解決問題了。人都有其優點的一面和缺陷的一面。主要靠自己，同時靠他人。只要對方在基本上是可愛的，是值得可愛的，那就夠了，把功夫用在相互幫助、相互教育、相互鼓勵上。這是我黨對待同志的態度，也是戀愛雙方互相對待的態度。倘若能夠這樣，則雙方情感不僅不會越來越淡，相反必會越來越濃，以至白頭偕老的。古人說：君子交淡如水，然後才能永才能長。夫婦相敬如賓，然後才能永才能長！這裡頭包含著『哲理』的，你品品它的滋味！」①

毫無疑問，這些充滿革命詞句和深情的戀愛觀，對一個奔赴革命根據地的女青年來講，有極大的吸引力。她感到他是她的良師益友和終身伴侶，於是她想利用即將回師部開會的機會，兩人要盡情地一吐衷腸了。

註①：《彭雪楓家書》第四、五頁

在一個秋風送爽的夜晚，林穎如約來到洪澤湖畔的柏樹林裡。平時一向莊重大方的林穎，這時也不免心裡有些慌亂，不知見到彭雪楓時第一句話該說什麼，她遠遠看到彭雪楓早已等候在預先說好的一棵古柏樹的樹下。

緣訂終生喜結良緣

兩人一見面，都將各自準備好的千言萬語，忘得乾乾淨淨，只好默默地走一段森林小路，還是林穎大方，她率先開口叫一聲「師長」。

彭雪楓微笑地問：「怎麼叫我師長！」

「你是師長嘛，雪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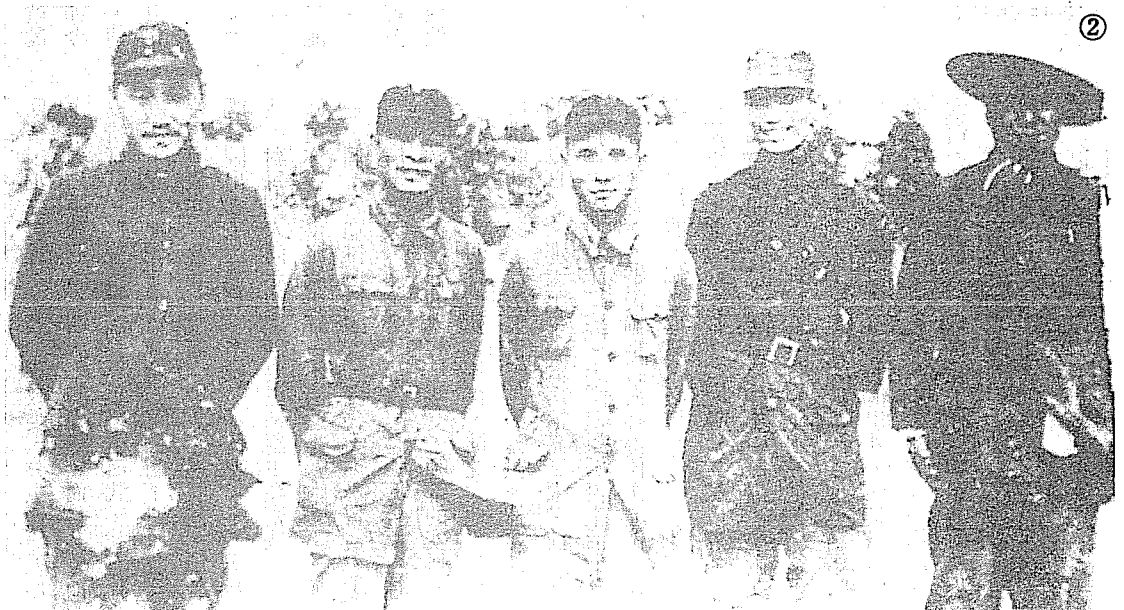
「穎，這還差不多。」

沉默打開了，林穎敘述她第一次見到彭雪楓的好印象，她又傾吐了她自己不凡的經歷，以及同雪楓頗爲相似投奔革命的道路，林穎出身於湖北襄樊的一個有錢的家庭。上中學時，因接受革命思想，參加了黨所領導的抗日活動。不料，有一次，他們的宣傳隊竟遭到日軍飛機的轟炸，險遭不測。她的母親對此很不放心，執意讓她回鄉與一個有錢的少爺結婚過安穩的日子，但林穎不肯，她立志抗日，並對未來有所追求，她瞞著家人偷偷跑出來，參加了共產黨，後來又奔赴豫皖



①彭雪楓（左四）與陳毅（左五）等人在華中前線合影。

②彭雪楓（左二）與共軍軍官在游擊途中合影。



蘇抗日根據地。最後她對彭雪楓說：「比起你來，我革命時間短，今後需要你多多幫助。」

雖然在他們之間的情書裡說了很多情話，但見面反而羞於出口了。雪楓聽完說：「我們需要互相幫助，很多方面，我做得到也不夠。」

夜深人靜，萬籟靜寂，他們二人手牽手在柏樹林裡散步，只聽到沙沙的腳步聲和悄悄的談話聲。他們戀戀不捨，直到很晚很晚才分手離去。

彭雪楓邁著輕快的腳步回到司令部。這時司令部裡的燈火通明，政委鄧子恢，聯絡部長任泊生，都在等待他。彭雪楓進門時顯得特別高興，大家斷定成功了。便一致認為應該馬上結婚，但彭雪楓不同意，他認為他們只見一次面，就要馬

上結婚，她能同意嗎？

鄧子恢說：「雪楓啊！在中央蘇區，我就聽說你以革命為重，決心不到三十歲不結婚，如今你已三十四歲了，再也不能搞什麼獨身主義。何況結了婚，更有利於工作，至於林穎方面，由我……」

任泊生還未等鄧子恢的話講完，插嘴說：「她的工作，包在我的身上，天一亮我就去。」

彭雪楓對他們的美意，實在難以推卻，只能微笑表示同意，便回到自己的住房裡。

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三日下午三時，彭雪楓因昨夜太晚睡覺，中午打了個瞌睡，醒來時他便給林穎寫了一封信，他寫道：

「楠：柏樹林長敘，永遠在回憶中新鮮著！

回後，泊生與鄧、吳談，鄧政委、吳主任等強作主張，硬下決心，在明天舉行婚禮，而且多方面安排好了，據說相當鋪張，事後告訴我，我有什麼法子呢？他們的感情隆誼不可卻啊！所以我只好沒有表示，算作「默認」吧！不過我想，風聲既已鬧出去了，還是「不做二不休吧，……鎮靜些，對每個人同志的態度要更和藹更親密些。我知道你會做得比我更好，不過還是囑咐一下。楠是一個善於應付環境的人，我要向你學習」。

① 信寫好後，便交給任泊生趕赴張塘，轉給林穎。林穎遵從了任的勸告，接受了師部的安排。

九月二十四日，秋高氣爽，淮北大地一派喜慶豐收的景象，這一天也正是彭雪楓、林穎二人的一大喜日子。那天下午，洞房擠滿了人，前來祝賀新婚夫妻的美滿良緣。彭雪楓對婚後生活十分滿意，他說：「婚後倘是詩人必得佳作，倘是音樂家必得妙曲，倘是理論家必得美論」。他作為一個軍人，他「除去指揮戰鬥獲得勝利以外」，就是「必須寫一篇（或者寫一本）關於軍事論文」。②他的這個理想終於實現了。在他們婚後不久，林穎走上另一個工作崗位，除了他們結婚時拍下幾張照片略以排遣他的情思外，就是以後所能理解的「情」與「愛」，來編織成了一篇篇的通信《家書》，這不僅寄託了他對林穎的悠悠思念，而且也成爲他們真誠而偉大的愛情豐碑。也是他們蜜月中最美的紀念。

註①：《彭雪楓家書》第七頁

註②：《彭雪楓家書》第九頁



彭雪楓在前線手持望遠鏡探視日軍動態。